

# 名家描写精华

众生卷

场面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名家描写精华

众生卷·场面

夏勇斌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45 字数：44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

责任编辑：言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辛

---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40 册）：300.00 元

##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 挥 手

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的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了飞机，一步步踏上了飞机的梯子。主席走到了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的人群，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飞机涌去。主席摘下了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群，像是安慰，又象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是拼命地挥手。

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手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方纪《挥手之间》

## 握 手

丁洁琼痴痴地望着苏冠兰，嘴唇略略一动，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是的，有什么可说呢？这几十年的离愁别恨，人情世态，难道是语言能表达的吗？

丁洁琼教授迟缓地伸出手去。她伸出了两只手，她的左手指上戴着两颗钻石指环，那便是“慧星”和“太阳神”，它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异彩。

苏冠兰紧闭由于激动而发烫的眼睛，伸出一双瘦削而柔软的大手，握住了孟姜鸿——不，握住了琼姐那双白皙、纤

柔、凉浸浸的手……

握手是人们在生活中发生过千千万万次的东西。可是，让两颗心脏一齐振动的感人肺腑的握手，在苏冠兰和他的琼姐之前，却只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们初恋的时节——一九二八年的夏天，在古金陵的火车站上，那时的他俩，还都是翩翩少年，他们哪里会想到，人生中会有如此的曲折变化，那时的他俩，怎么会料到，他们的第二次握手会在整整三十一年……

张扬《第二次握手》

## 挥 刀

梁王听了大怒，提起金背刀，朝岳大爷顶梁上就是一刀。岳大爷把沥泉枪咯咣一架，那梁王振得两臂酸麻，叫声：“不好！”不由心慌意乱，再一刀砍来，岳大爷又把枪轻轻一举，将梁王的刀杌过一边。梁王见岳飞不还手，只认他是不敢还手，就胆大了，使开金背刀，就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望岳大爷顶梁颈膊上只顾砍来。岳大爷左让他砍，右让他砍，砍得岳大爷性起，叫声：“柴桂，你好不知分量！差不多，全你一个体面，早些去吧，不要倒了楣呀！”梁王听到叫他名字，怒发如雷，骂声：“岳飞好狗头！本藩抬举你，称你一声举子，你擅敢冒狂本藩的名讳么？不要走，吃我一刀！”抬起金背刀，照着岳大爷的顶梁，呼的一声砍将下来。这岳大爷不慌不忙，举枪一架，杌开了刀，耍的一枪，望梁王心窝里刺来，梁王就来得利害，把身子一偏，正中肋甲缘。岳大爷把枪一起，把梁王头朝下，脚朝天，挑于马下，复一枪，结果了性命。

## 挥 棍

“刷”的一声，将军挥起了他的茶木拐棍。

狂妄的女人尖叫一声，抱起鸡窝似的脑袋。

诊疗室里静得连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出来。除了那惊呆了的女医生亲戚外，屋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打算从将军手中夺下拐棍，拐棍在半空中巍巍地颤抖着，颤抖着。人们巴望它痛痛快快地落下，猛击那个布满肮脏雀斑的塌鼻梁上。

但是拐棍终于没有落下来，将军伸出为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嘎叭”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两截。

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

## 摔 跤

一年后的夏牧场上，我们的主人办了一次摔跤聚会，几乎阿吾勒里所有数得上的骑士们，都自告奋勇地登场摔过了。最后，主人亲自点名让贾尔肯和居马莱摔上一场。于是，他们便轻装扎好腰带上了场。一交手贾尔肯便举起了居马莱，但是没能摔倒。正当他把居马莱放在地上的刹那，居马莱却出具不意地将他摔倒了。人群立刻呼叫起来。当下贾尔肯迅速爬起身子。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那被熊爪留下的几道深深的伤痕，在这刹那间已经涨得殷红殷红，一直红到了他那残缺的耳根。他悄悄一怔，便像一只激怒的雄狮猛扑过去。于是两人重新扭在一起了。不知过了多久，贾尔肯终于举起居



马莱重重地摔在地上。

艾克拜尔·米占提《遗恨》

## 挣 扎

矮个子阿新，看来还没有权助半身高。不过，矮可是矮，却很胖，年轻小媳妇的体态表现的十足。胖乎乎的耳朵后边，脖颈生满了汗毛，十分妖艳。但见她雪白的颈项在红花汗衫的钩子里羞得成了桃红色，渗出了汗珠来，由于急匆地在雪道里赶路，她冒了汗。汗津津的脸红朴朴的。权助心慌意乱了。

……他像一只小鸟似地抓住了阿新。

“干什么，干什么！”阿新推开了就要伸进劳动裤里的一只多毛的大手，惊叫起来。……权助眼看着阿新用黑色的毛毯裹着火红的身子，露出了鸟绒似的下肢，埋在雪里不住的颤抖。她枉然地蹬踹两只白皙的脚，好象鸟雀在抖动翅膀。

〔日本〕水上勉《酿酒工》

这个地位，或者宁可说由这符号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在海丝特·白兰本人心灵上，产生了强有力而奇特的影响。她性格上所有轻松优美的绿叶，都已被这火红的烙烧得枯槁，并且早已落得精光了，只剩下一个赤裸粗糙的轮廓，倘使说她还有朋友和伴侣的话，他们见了也会避得远远的。就连她人品的魅力，都经历了一种相似的变化。这一部分是由于她故意穿上严肃的服装，一部分也是因为她态度上的缺乏表情。她堂皇富丽的头发也变得令人伤感，不是剪矮就是完全遮在帽子里，从没有一束辉煌的头发显耀在阳光中。一半由于这些

原因，但另外还有别的原因，使海丝特的面孔上仿佛不能再有“爱情”可留恋的地方，海丝特的形姿，虽然庄丽而如雕像，却没有什么可使“热情”会梦想来拥抱它了；在海丝特的胸怀里，再没有什么可使它重新成为爱情的枕头。某一部分的本性已经离开了她，而保留这种本性，却是使她成为女性所不可少的地方。当一个女性遭遇了并长期忍受了特别苛刻的经历时，女性的性格与人品，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命运，会有这样严酷的发展。如果她只有温柔，她便会死掉的。如果她要活下去，那种温柔不是从她身上排挤出去，便是深深地压碎在她心里，永远不能再现出来，而这两者表象是相同的。后一种大概是最真实的理论。以前是女人，现在是不是女人的这么一个人，随时随刻她都可以再变成一个女人，只要有促成这样较变的幻术的点化。至于海丝特·白兰是否此后会受到这种点化，得到这种转变，我们将来再看吧。

海丝特给人的印象是如大理石一般地冰冷，这大都是由于环境的关系。她的大部分生活已由热情和情绪方面转向思想上去了。她独自立足于世界上——孤独得对于社会无所依附，只有小珠儿要她指导和保护——孤独得不再希望恢复她的地位。即使说她还没有鄙弃这种愿望的话——她把那破碎的锁链的断片一起抛弃了。世俗的法律并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当时的时代，人类智力新被解放，比以前的许多世纪，已得到更活跃更广大的领域。军人已颠覆了贵族和帝王。比军人更勇敢的人士，把那与古代思想有关连的、古代偏见的全部体现，并非实际地，而在理论范围以内——理论就是她最真的立足之点——予以推翻并重新排列。海丝特·白兰受了这种精神的感染。她采取了一种思想自白的态度，当时在大

西洋的对岸，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但若让我们的祖先晓得了这回事，他们会认为那是比红字烙印的罪恶还更严重的，在海岸边，在孤独的茅舍里，采访问她的那些思想，是不敢闯进新英格兰其他任何屋子里面去的：如果有人看见那些阴影似的客人走来扣门，就会认为和恶魔一样地具有危险性了。

[美] 纳撒尼尔·霍桑《红字》

## 围 猎

话音未落，猎犬在洞口便汪汪地叫起来。哼哼哼，窜出一条像牛一样高大，足有四五百斤重的野猪来。它身躯高大，嘴巴比家猪还长，长着两颗长长的獠牙，哼叫着直向猎犬扑去。乌热布“当”地一枪。那个野猪扑登一下，应声而倒，趴在雪地上不动了。我兴奋地用鄂温克话对乌热布喊了一声：“呵雅，瓦卡！”（好啊，打死了！）乌热布还在推子弹，我冲上去。乌热布不知粗暴地对我喊了一句什么，我离野猪也就有五六步远了。说时迟，那时快，那个野猪“呼”地一下子从地里爬起来照我冲过来，我心里一阵紧缩，眼前一黑，枪也来不及开了，原来这个狡猾的野猪并没有死，而是趴在地上装死，伺机反扑。在这紧急关头，乌热布大概是不便开枪，已冲在我和野猪之间，只见他把我一把推倒，乌热布两腿腾空跳起，躲过了野猪电刀似的獠牙，骑在野猪背上，一面大喊：“上树！”一边死死地抓住猪鬃。我几乎是爬着抱着树噌噌地攀了上去，我掏出枪瞄准，心发颤，怕打不准伤了乌热布，不知所措。库列看到自己的主人处在危急时刻，就拼命地扑上来一口咬住了野猪的后腿。这个野猪非常凶猛，有力

气。它发出一种“嗷嗷”的叫声，用它那两把电刀似的獠牙，向左刺，向右侧，向上刺，想把骑在它身上的乌热布刺死。刺不着，咬不上，就往前窜，猛撞到我爬上的那颗松树，差点儿把我撞下来。野猪吼吓着，一个劲猛撞，落叶松簌簌直抖，我紧紧地抱着树干。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乌热布处在危险中，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胆怯和缺乏机智，就会从野猪背上摔下来。只见乌热布摘下腰上猎刀，猛地向猪脖颈下的胸窝刺去，野猪吼叫了一声倒在地上……

王平《凶猛的野猪》

鲁勒呼和陈新都愣了一下：怪了，是啥声音？鲁勒呼伸手朝前一探，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再往前跨几步，便是一个黑洞洞的万丈深渊。那“呼哧——嗤啦”的声音，原是老虎掉到深渊里去了。

李钧龙《在丛林地带》

太阳落山之前，老猎人又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黑熊。他非常高兴，出人意料地竟敢脱光上身去撵黑熊。老猎人缓慢地绕到黑熊前面大约六七公尺的地方，大喝一声。黑熊被这突兀其来的喊声惊去了，猛地一下站了起来。黑熊被这突兀其来的喊声惊住了，猛地一下站起来。老猎人就在黑熊站起来的那一刹那，举枪向黑熊的前胸猛射，黑熊中弹倒了下去。但是老猎人并没有马上到黑熊跟前去，而是伏下身来等待，过了很久很久，黑熊挣扎着站起来，又倒下去，又站起来，又倒下去。这时猎人才扑到黑熊跟前，去拖那笨重的野物。

亚影《摩天岭》

## 狩 猎

有些人说我身体健壮，是因为营养好，常呼吸新鲜空气的缘故：“您的脸色多好啊，大概还是老习惯，住在森林里吧。打猎的情况怎么样？”我总是有礼貌地说，森林和打猎是健康的最好条件……我的森林！我的狩猎！他们能到沼泽中蚊子成群的森林里走去，能在牛虻的歌声中玩几个钟头就好了！说来也是一样的——我的狩猎！我用外部平常的狩猎，来在大家面前掩盖和辩护我那内部的狩猎。我是追捕自己的心灵的猎人，我时而在幼嫩的云杉果上，时而在松鼠的身上，时而在繁花似锦的空地上，发现和认出我的心灵。可不可以猎这个东西呢？不消说，简直谁也不会明白，但是如果有了打鸱鸒这样一个目的，那么以打鸱鸒为名，也是可以描写自己如何猎捕人的美丽的心灵的，那美丽的心灵之中，也有我的一份。

[苏] 普里什文《林中水滴》

## 打 虎

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呵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梢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掙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

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了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梢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梢棒折成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揪住，一按按将下去。那只大虫急要挣扎，早没了气力。被武松尽气力捺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趴起两堆黄泥，做了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接下黄泥坑里去。大虫被武松弄得奈何没力气。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 采 摘

姑娘嘴上和人说笑，手上的动作却十分轻快。她腰间挎的果篮，一会儿就满了。空篮子向上转，满篮子往下递。把

几枝枇杷，长在树梢头，连立在高梯上的人也采不到。只见她轻盈地踩在高处一根软枝条上，那枝系一颤一缓的，她全然不觉，敏捷地把梢头那几枝枇杷采下来。她像一只矫捷的燕子，又象一朵飘忽的彩云。

凤章《山坞的早晨》

君不见四明山下寒无粮，九月种麦五月尝。一春辛苦别无业，日日采蔦行远冈。山深无虎行无畏，老少分山若相避。忽然遇蔦随意听，手触蔦花落如蛸。蔦多力困一掣伸，对面闻声不见人。日昃将各休息，妻儿懒拂灶中尘……

戴表元《采蔦行》

## 耕 作

前面那大院上，却一片马嘶人叫，队员门正赶得打场呢！坪场里面，这堆金黄的小山，是谷子；那堆焦黑的丘陵，是荞麦。红的高粱，白马牙玉茭，扬着风一阵烟雾腾腾；马蹄答答响，石碾子咕噜噜转着跑。人脸晒红了，汗珠在眉峰上闪光，灰尘披满衣衫，声音却格外欢畅、洪亮。给暖洋洋的日光一蒸发，空气中弥漫着新粮食的香味。

刘白羽《红玛瑙》

杨场长弯着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个子，挥舞着镰刀，茁壮的稻杆发出清脆的声响，稻穗一抱抱扑向他的臂弯。他轻轻地拢抱着一捆捆稻穗，就象抱着睡熟了的婴儿，轻移慢步，放在躺成一线的稻墙上。

魏钢焰《秋收散记》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赖凤珍，她身手敏捷，在稻田里锄

匍前进，一面拔草，一面匀泥，操作熟练，仿佛一举一动都合乎韵律。她的手脚比谁都快，我眼看他们在田头同时开手，起先是整齐的一排，慢慢就有了参差，有的上前，有的落后，有时后面又赶上去；可是隔不多久，矮小的赖凤英就要一支箭头，远远地伸出在前面，把所有的男女同伴都甩在后面了。

柯灵《母与女》

正是禾稻成熟之时，丰收的年景最可爱。今天的阳光是这般明亮。只见一个很大的打谷场，晒着一大片一大片黄熟的谷子。公社社员们在场上劳动时，体态轻盈，节奏鲜明。他们好象是在一幅金黄色的地毯上跳舞。走近这片打谷场时，一片清香扑鼻。舞彩婆娑，歌声轻扬。

徐迟《井冈山记》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红裙，农父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吟如竹枝。但闻怨响声，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

刘禹锡《插田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杨万里《插秧歌》

## 伐 木

说着她蹲下身，右膝抵住油锯，左腿紧紧绷起，重新打开茬口。锯了一半，加个楔，莲花锤托着浑圆，把楔子打进



锯口，不一会儿，大树倾斜，“喳喳”几声叫茬，树仍旧横山倒方向。我正为姑娘着急，只见她神态自若，双眉微蹙，仰脸看了一下向山上倾斜的树冠，用斧子噌噌砍了两根支杆，一头顶在山坡成了一个高低杠。她两腿一跃，双手合抱住支杆，口里喊着“一、二、三”，支杆顶着大树，渐渐使树冠倾斜向山下。“你按住支杆！”她向小伙子命令道。她操起油锯，油锯一阵吼叫，随着那“顺山倒”的喊山声，大树轰然倒向集材道上。小伙子手里拎着安全帽，惊弄着目瞪口呆，脑门冒汗。

### 王平《松塔》

以前，山上的木材要集运下来，送到河中，主要是要从洪道放下山来。这洪道是一条奇特的道路，从高高的山上，沿着峡谷，用木材铺上一条滑道，像一条木槽，接到河边，木材就从滑道放下山来。木材从高高的山上放下来，真像生了一白双翅膀，迅猛飞奔，声震云天，山鸣谷应。木材飞入河中，激起冲天水柱，溅起漫天浪花。木材要是飞到半路上，碰到洪道里一块小石头，或洪道不平，遇到一点阻碍，就会暴跳起来，越轨横飞，悬空翻了一个筋斗，一下摔在石头上，裂成几大块。

### 傅伙《千里岷山春常在》

我们按照波利尼西亚的方式，在砍伐之前先给它命名；我们命名它为“库”，这是美洲的一位波利尼西亚神祇的名字。然后我们抡起板斧嵌入轻木树干，四周森林响起砍伐的声音。但是砍伐含有大量树汁的轻木树就像用一把钝斧砍软木，斧头一碰上就弹了回来，我没挥几斧，赫尔曼就只好来替代。斧头不停地换人，树汁飞溅，森林的溽热使挥斧者汗流如柱。